

“在全罗南道莞岛郡松谷港，一辆银色奥迪被打捞上岸，车内3具遗体已严重腐烂，正是留下‘Luna币’‘安眠药’‘防波堤’等搜索记录后失联数日的赵某一家。”

日前，受韩国社会广泛关注的一家三口失踪事件有了新进展。据悉，2021年，丈夫赵某在10多种虚拟货币中投资1.3亿韩元，损失2000万韩元左右。警方初步推测，男主人沉迷炒币、赔得血本无归，走投无路下携妻女自尽。

虚拟货币再度引发关注。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2022年4月10日当时Luna币价格。

韩国人炒币究竟有多疯狂？

2017年，全球虚拟货币热潮初起。同年冬天，全球最大宗的比特币交易有2/3发生在韩国。

到2021年年末，韩国虚拟资产交易所实际参与交易用户已达558万人。这意味着，在总人口只有5200万左右的韩国，平均不到10个人中就有1人炒币。今年，各个币种都在持续下跌，比特币距最高点跌落70%，Luna币更是一夜间“让钞票变废纸”。

即便如此，很多韩国人仍沉迷其中。他们说，“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

文| 丁贵梓 瞭望智库观察员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等待“毕业”的人

虚拟资产交易所实际参与交易用户，即人们常说的“炒币者”。

他们活跃在“比特币画廊”等虚拟货币论坛上，构成了韩国互联网中的一大特殊群体——等待“毕业”的人。

这里的“毕业”，是指“赚够之后选择收手”。

相关论坛里不时会有炒币者上传好消息。

还有人列出战绩、写下心得，甚至举行抽奖活动，与网友们分享喜悦。

【注：以上截图来自社交论坛DC Inside。】

他们口中的Luna币，在过去1年多内涨势强劲——从不足1美元飙至119.5美元左右，总市值一度高达410亿美元，流通市值挤进虚拟货币前五。

类似“靠虚拟货币致富”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韩国人选择入局。比特币、EOS币、Luna币、UST币等等，市场上供人选择的币种也越来越多。

颇受欢迎的比特币，在韩国虚拟货币交易总量中只占不到10%，可见市场种类之繁杂。目前，仅韩国本地交易所上市的虚拟货币就有600余种，甚至出现了真人秀节目《区块链大作战》（Block Battle），供来自世界各地的虚拟货币开发团队公开比拼。

炒币市场一片火热，能从中“毕业”的，却只有极少数人。

尤其是进入2022年，多个币种持续下跌，比特币距最高点跌落70%，EOS币几乎腰斩，此前被看好的Luna币更是一夜间“让钞票变废纸”。5月10日至12日，Luna币连续三天下跌，跌幅超95%，最终跌至不到1美元。

如今，论坛里更常见的，不是喜悦，而是抱怨。

有人自嘲，“今天赚了35万韩元，飞了15万韩元。”

有人因备受忽涨忽跌的折磨而高呼，“还不知道EOS币是什么的家伙们，汉江有请，好走不送。”

像赵氏一家一样产生极端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据韩国《先驱经济》报道，Luna币暴跌后，网上出现大量暗示投资失败、想要自杀的文章。

“只用3个小时就失去了全部财产，突然理解了有的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等天一亮我就要去死了，我觉得烧炭自杀比较好，就去便利店买速燃炭了。”

更令人揪心的是，“自杀圣地”麻浦大桥的网络搜索量直线上升。为此，警方甚至加紧了麻浦大桥附近的巡逻力度。

以Luna币暴跌为代表的这轮“币圈地震”，已波及深远。

2

打破“平衡”的神秘抛售者

设计出Luna币的人，名叫权度亨（音），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曾经是苹果和微软公司工程师。

2018年，全球比特币热潮升温之际，他与韩国电商平台TMON创始人申铉诚（音）联合创办了虚拟货币开发企业Terraform Labs，总部位于新加坡。

“我们的目标，是将所有‘稳定币’与电子商务及零售结算网络连接起来，打破国际商务的壁垒。”2019年，权度亨满怀壮志，将Luna币推向市场。经过跷跷板似的循环套利，2021年初至2022年4月，Luna币暴涨近120美元，市值达410亿美元，备受投资者欢迎。权度亨借此成为业界宠儿，被称为“韩版马斯克”。

迅速成功的“秘诀”，就藏在Luna币的交易算法中。

Luna币并非孤立存在，它与UST币（Terra USD）一同被推向市场，两者高度关联。其中，UST币为“算法稳定币”，与目前市场上较常见的“稳定币”不同，它没有抵押资产，而是通过调节市场供需关系来维持价格稳定。

【注：因虚拟货币价格极不稳定，币圈衍生出了价格相对稳定的“稳定币”，以便炒币者落袋为安时保护财富不缩水。较常见的“稳定币”有法币抵押型和加密资产抵押型，即以法币（如美元）、加密资产（如比特币）或其它资产作为价值抵押物，来维持稳定币价格稳定。】

简单地说，UST币的目标是确保价格与美元1:1挂钩，Luna币则是维持这种价值锚定的重要工具。

1个UST币等于价值1美元的Luna币。若1个Luna币价格为1美元则可换1个UST币，若1个Luna币涨到10美元则可换10个UST币，且二者“双向销毁铸造”。

理论上，当UST币价格高于1美元，投资者会向系统发送价值1美元的Luna币，以换取1个UST币后再换成美元，相应Luna币被销毁。如此一来，UST币供应增加、价格回跌，Luna币流通减少、价格上涨。反之亦然。

就像它们名字的引申意义一样，Luna（月亮）围绕着Terra（地球）运转，完成调

节、稳定UST币价格的套利机制。

为吸引投资者，Terraform Labs还推出所谓“锚定协议”（Anchor Protocol），允许用户存入UST币，并获得近20%的年化利率。这比其它虚拟货币金融服务系统高得多。

这套算法看似稳定，实则暗藏巨大风险。

UST币没有抵押资产，仅靠调节供应量来维持币价锚定某个价值附近波动。当“UST币无条件是1美元”的信任消失，市场自发调节供需关系的机制便会失灵，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抛出与清算。此外，用一种虚拟货币为另一种虚拟货币作价值担保，可谓“虚中向虚”，抵御投机行为造成价格波动的能力较弱。

前Terraform

Labs职员姜炯锡（音）表示，职员内部也曾对算法提出异议，但权度亨并未采纳。

今年5月，这场架空的“地月平衡”崩塌了。

一位投资者抛售了价值8500万美元的UST币，导致市场流通量剧增、价格骤降。因规模过大，市场调节机制失灵，UST币长期脱锚。Terraform Labs声称已直接介入，但已无法抑制恐慌，市场大量出售UST币，又导致Luna币供应急剧增加，陷入恶性通胀。

结果，Luna币接连跳崖式暴跌，仅几天时间就跌到0.00017美元，几近归零，UST币紧随其后崩溃。受此影响，比特币跌超20%，一些小型虚拟货币跌幅超五成。

据韩国《中央日报》称，韩国市场上约58万亿韩元Luna币市值蒸发，超20万民众蒙受损失。众人苦寻这位神秘的抛售者，却无人应答。

此时的权度亨在做什么呢？

在暴跌事件前，Terraform

Labs位于韩国的分公司办公室就已撤出，人们只能在社交平台上寻找他的身影。

循着这一线索，韩国MBC记者发出采访邀请，并先后拜访位于新加坡的Terraform Labs总部和权度亨住所，都未能见到权本人。权住所位于当地富人区某高级公寓，室外游泳池、网球篮球场等一应俱全，门外还放着2小时配送服务的大米和矿泉水，订购者名字与权的夫人一致。

第二天，记者收到权的回复，称会优先考虑与媒体对话，但与各地区媒体接触还需一段时间。

3

民意裹挟下的政府

其实，在Luna币势头猛进之时，Terraform Labs就被人盯上了。

2021年9月，正在纽约参加某虚拟货币活动的权度亨，收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传票。此前，SEC已对其进行过4-5小时的视频调查。权度亨认为，自己不是美国人，Terraform Labs也不在美国，SEC没有调查权限。因权的回避，调查进入强制程序，双方开启诉讼战。

SEC之所以介入，是因为Terraform Labs的镜像协议（Mirror Protocol）。

举例来说，在苹果股票“AAPL”前加个“m”，就成了该协议里与苹果股价联动的虚拟股票mAAPL，可以使用Luna币和UST币交易。像照镜子一样，若苹果股票是136美元，同一时间的mAAPL就是136个UST币。

SEC指出，类似商品泛滥会造成市场混乱，要予以监督，而这种追随美国股票的镜像协议，实为无许可非法交易。此外，SEC还要求Terraform Labs提交权度亨和Terraform Labs拥有的Luna币等文件，以判断其中是否存在黑箱操作或不当获利。

目前，美国法院一审、二审结果皆支持SEC，美当局将正式开启调查。

韩国相关部门举措则相对滞后。

今年5月，在国内受害者的集体抗议下，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金融、证券犯罪联合调查团以“1号事件”立案调查Luna-UST事件，重点关注权度亨的诈骗和逃税嫌疑；6月，金融监督院表示“正积极协助检察机关调查”，非法与否尚无定论；8月，虚拟资产交易所发布了自我监管方案，以求保护投资者。

而据彭博社报道，8月中旬，权度亨在新加坡接受虚拟货币专门媒体专访时表示，很难做出返回韩国的决定，“他们（韩国调查当局）没有起诉我们任何事”。

韩国政府如此反应，与其舆论氛围紧密相关。

早在2017年，因出现虚拟货币投机动向，韩国决定禁止发行虚拟货币和募集投资资金。时任总理李洛渊警告称，“年轻人和学生们争相炒币，以图在短时间内赚取巨额利润。政府应该行动起来了，因为放任不管可能导致严重的病态现象。”次年，法务部甚至筹划了禁止通过虚拟资产交易所进行虚拟货币交易的法案，以关闭交易所。

受此影响，相关企业多在海外发行上市、以规避韩国管制，相关法规相对完善的新加坡由此成为集中地之一。

反应更大的其实是韩国民众，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再难进行炒币活动。因广大投资者们强烈反对，后续立法程序几年来停滞不前，政府只得退让。

民意只是影响政府决策的原因之一。

虚拟货币热潮中，财阀身影并不鲜见。现代创建了区块链平台HDAC并大打广告，乐天也在与区块链初创公司合作。掌握经济命脉的势力入场，给政府决策再上一道枷锁。

虚拟资产交易所的角色很微妙。据MBC报道，主要虚拟货币的上市信息会通过交易所秘密流出，并借此获利。2021年，Upbit交易所利润率高达88%，而三星、现代汽车等企业的年利润率也很难超过10%。

民意交织着各种势力，一同影响政客选票与政策倾向，使得韩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束手束脚。最新统计显示，韩国虚拟货币市场价值达55.2万亿韩元，每日交易总额为11.3万亿韩元。

4

在悬崖边等待“毕业”

Luna-UST事件并不是韩国人第一次在虚拟货币上栽跟头。

2017年，庆熙大学一学生入场虚拟货币，还没开春就赚了4倍于本金的钱，但后来本金都赔进去了一半。他身边炒币的朋友中，有70%亏了钱。

2019年，美国《纽约时报》曾采访过一位年轻的韩国炒币者。他辞掉工作、四处借钱，每月挥霍上百万韩元扩大投资，最后赔得血本无归，损失可能达数千万韩元。

2021年，一家名为“V

Global” 的公司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骗取3.85万亿韩元投资金，6.9万人受害。

虚拟货币热潮以来，类似故事不绝于耳，韩媒曾指出多起自杀事件与虚拟货币崩盘有关。

即便负债累累，很多韩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仍然不愿放弃“希望”。据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FSC）统计，20-39岁虚拟货币持有者（约308万人）占韩国这个年龄段人口的23%。可以说，每5个韩国年轻人里，就有1个在炒币。

他们为什么如此执着？

“虚拟货币使得社会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它极大地影响了韩国社会。”这段来自某社交媒体账号“Les Mis”（悲惨世界）的话，赢得众多炒币者共鸣。

压缩性高速发展模式下，韩国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并通过政经界频繁联姻，形成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特权阶层。慢慢地，“金勺子、土勺子”的说法流行开来。富裕家庭的人含着“金勺子”出生，衣食无忧、前路平坦；穷苦人家的“土勺子”就业困难、家计艰辛。

而这一波“土勺子”，多生于20世纪80、90年代，完整经历了韩国经济低迷，身份阶层较父母辈出现下滑。他们眼中的成功人生轨迹已被固定：成绩名列前茅，一路升学顺利，毕业后要么去考公务员，要么设法挤进财阀企业。

但在贫富分化和特权压榨的双重打击下，上升渠道愈发狭窄、空间更为有限、竞争日益激烈，就业、住房等压力，拖着更多人沦为“88万韩元世代”“三抛世代”。

【注：“88万韩元世代”，指平均月薪88万韩元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仅能维持基本生存；“三抛世代”，指迫于生活压力而无限期推迟甚至放弃恋爱、结婚、生子的年轻人。】

此时，虚拟货币横空出世，让“土勺子”们看到了逆势翻盘的曙光。他们每天刷手机、看行情，将此视为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更有甚者聚集在网络论坛上，讨论起虚拟货币撼动韩国严密社会结构的可能性。

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不满，乃韩国社会炒币盛行的深层动力。曾有调查显示，韩国2/3工薪族投资过虚拟货币，其中80%介于20岁到40岁之间。

对此，FSC主席恩成洙（音）曾表示，“虚拟货币不是受《资本市场法》约束的证

券，而是没有已知内容的虚拟资产。政府没有义务保护他们，如果年轻人走上歧途，我们必须警告他们正在犯错。”

此番言论招致韩国炒币群体不满，他们在网上发起请愿，要求恩成洙辞职，并继续举债投资。一位炒币者形容自己是“站在悬崖边上的人”，投资虚拟货币是扭转自我命运的少数选项。

至此，韩国炒币链条已形成闭环：

等待“毕业”的人们不断下注；

躲在幕后的人们变着花样操盘获利；

利益关系渗入民意，裹挟政府；

无处求援的人被推向“悬崖边”，继续等待“毕业”，挂在嘴边的还是那句“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

参考资料：

1.李华林，《“币圈茅台”价格几近归零——虚拟货币再敲警钟》，经济日报，2022年5月31日；

2.《虚拟货币泡沫破了，韩国年轻人“炒币”梦碎》，中国青年网，2019年5月29日；

3.0000，“‘00·00 00’ 0000 00, 0000 000 0000”，0000, 20220 70 200;

4.0000,“'0000'?...000000 '0000 0000' 000”，0000, 20220 70 60;

5.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MBC 00，20220 60 190.

来源：新华社